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叅輯・貳拾玖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明〕倪綰輯

群談採餘十卷

明萬曆二十年倪思益刻本

參輯・貳拾玖冊目錄

群談採餘十卷

〔明〕倪綰輯

一

夢園瑣記十二卷

〔清〕方濬頤撰

四七九

風世類編十卷

〔明〕程時用撰

六四一

〔明〕倪綰輯

群談採餘十卷

明萬曆二十年倪思益刻本

群談採餘序

孔門論道始於博學終於篤行易象大畜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君子於道未有不由知而行者世之冥行徑趨叛經拂理者多起於不知而知之未至由於識之未廣耳余友白窓君少穎異專極群書每與朋儕講學論道種

群

千言根極要領至談時事計成敗策始終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然予退嘗心服其能而知其適於世用也在黌校廿餘年每試輒冠諸生踐棘闈凡若干次以數奇竟不入彀遂拂衣求退退而益銳意于博古之學凡昔人前言往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及天時人事草木禽魚

灾祥寒暑之變悉討論而備錄之名曰

群談採餘曰群談者乃前人所嘗言也

曰採餘者推其未盡之意而發之也錄

成屬序于余余取而讀之見其確而有

據雜而不繁足以備鑒戒而垂法程長

智慮而開蒙惑可以傳矣余詢其故謂

自業舉子業時即嘗究心於此至于退

群

而老不忍釋手焉乃知其少壯時與朋

儕論學談當世之務不遺錙銖尺寸者

由于此也用益知此書之有助于人而

畜德之本於多識約禮之始于博文古

聖賢之垂訓若揭日月而行天耳夫學

由識充識由聞見廣今觀白窓處家交

友律身行已動無尤悔進不競時退不

饒志終能訓迪其子謙菴克成家學取
高第為名司理非其效乎謙菴以經術
飾治卓有長識理劇郡而民自不冤其
所得於斯書亦既多耳語曰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也又曰鑒於水者可知美惡
鑒于往者可知興亡予故知是書之可
傳而為之序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
友人陳奎序

羣談採餘序

語有之書非盡言之器夫道以言彰且
曰靡盡況於無書道胡以載孔子之時
大道有墳常道有典索以求義丘以聚
賾既要且備猶然剛約讚述罔遺餘力
則莊周所稱察古人之全能備於天地
之美者乎未學庸受聞陋見寡藉口反
約甘心面牆雖似守其師說或亦許其
見解而不知自堂徂階庶焉歷奧門牆
未至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徒欺我耳善
乎余年伯白窓君之言曰不博不約不
擇不精彼利涉者楫之既棄筏何以前
以此而求濟于淵必無獲矣泰山不辭
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矧夫一簣初覆九

何未至不積土窮源而有能成其山海者乎自時師俗學習為博士家言章句誨誥之外目不得窺耳不得聞甚之獵聲競進捷徑是趨陳言是勦以涉獵為迂談以該貫為廢事白窓君遠志卓識嗜學慕古於理無所不究於書無所不窺撫拾蒐羅久而成帙門分盱別題曰

群談採餘序

五

羣談採餘余因謙菴兄得以遍覽則見森然武庫璨然玉山稱多聞識矣至如旁薄宇宙而理皆從心窮極變幻而事悉根理一展閱焉而義皇之世皆目前梯航之鄉皆掌上古人云鏡明則照源遠則挹高明有融是書之謂與嗟乎臨川所編元朗所綴不過揮塵之資白窓

君以竹林為沂水蘭亭為卿雲則二氏尚得為之衙官吾知其逍遙於道真且將與天為徒此書特其緒餘耳謙菴兄於余為同年友理吾郡申寃理枉民有神明之頌將德位日盛名號日彰不可謂趨庭無異聞乃今將以是書付之剞劂所加惠於後學者公矣濤矣則三不朽

群談採餘序

六

之謂也小子識之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年家晚生林承芳頓首拜序

閩晉安倪綰維綏甫纂輯

增城縣知縣樂邑林繼衡

香山縣知縣晉安鄧思啓

天文

天形混茫孰辯度數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有餘而與天會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而度之一日行近極則天地氣交而為暑日行遠極則天地氣閉而為寒一寒一暑若自為運實日之進退主之晦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掩日而日食既望而日月之對則月

亢日而月食曆家所謂闇虛者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躰如燈燭當爐炎之所衝則黑焰蔽光不照其喻切矣天包地外旋遶不停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而不陷不墜其說然乎月中黑闇乃本體渣滓之存不受日彩耳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山河地影其論謬矣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光耀既散墜而為石者得地氣而凝陰陽幽明之故如人精神既散形亦剝強陰遏乎陽畜極而為風故烈而猛其和而柔者陽盛之極陰

不足以遏之也陽伏于陰暴發而為雷故啓蟄而奮其歷冬藏者陰盛之極陽不足以發之也至於鬱而蒸者為雲和而暢者為雨不外陰陽二氣而已

漢高祖定天下置酒沛中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擊筇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至漢武帝幸河東祠後土中流與群臣飲讌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辭忘沈淪兮號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擢歌懽樂

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唐溪詩話云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武帝秋風詞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語故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道也唐備詩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里平道皆協驪雅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
天萬國明。大哉言手撥亂反正見於詩矣。初上微時
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
上詠之上。即應聲而作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
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眾星與殘月。蓋宋
朝以火德王天下。故登極之後。僭竊之國。以次削平。
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
多遜。召使賦詩。因請韻曰。此子兒多遜。詩云。太液池
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
清光。此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曹希蘊貨詩。都下有人以敲稍交爲韻。索賦
新月。曹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
寶鏡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然終
不能勝之。

太祖一夜觀新月。諸皇子在侍。皆命作詩。東宮詩云。昨
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團圓象。
也有清光照九州。時建文君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

甲。搗破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皆不擇。

童子厚嚴相謫雷州。因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
厚見之。不爲禮。已而倚檻看雲。厚曰。夏雲多奇峰。真
善比類僧。曰。曾有夏雲一詩。甚奇。子厚令誦之。曰。如
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
不成霖雨漫遮天。子厚默然。

邵京實閩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清雅。惜其唱和散
逸。惟鍾明德題京實山居十六詠。內巫頂飛雲詩云。

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古
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廬占巫頂。白石支頭卧
雲影。清霄雲起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韓偓字致先。嘗作雷公詩云。閒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
山霹靂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世說
云。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
不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故韓偓用
倚柱二字有來處。朱文公亦有聞雷詩云。誰將神
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

雄斷蒼羣心。慈溪黃震曰。讀此詩。令人感動。豈爲龍
大淵輩發耶。

蘇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云。城頭初日始翻鵝。陌
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
退。空吟冰柱憶劉叉。方萬里云。雪宜麥而辟蝗。蝗
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子入地一丈。玉樓爲肩。銀海
爲眼。道家語。蓋黃連一種。書相傳有此說。又詩云。黃
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余凋如潑水。
不知連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侵書幌。半夜寒聲落畫
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方云。馬耳山
名。與臺相對。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
甚險。而再和尤佳。

東坡再用韻二首。九陌淒風戰齒牙。銀盃逐馬帶隨車。
也知不是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對酒強歌愁底
事。閉門高卧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水下寒魚漸
可叉。又。已分杯酒欺淺懦。敢將詩律闘深嚴。漁蓑
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尚存東郭指。飛

花又舞謫仙簷。書曰。生事業真堪嘆。忍凍孤吟筆退尖。
方云。鄭谷漁叢詩。蘊柳絮賴此增光。而世無異論。不
道鹽三字作南史詳見。詩話退之詩。免尖齊莫並若。
吾寒則退尖矣。李太白詩。好鳥吟春歌後院。飛花送酒
舞前簷。又尖二字。和得全不喫力。此詩冠絕古今。非
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王荆公胡澹庵心服。屢和
俱壓不倒。看來好詩在前。似不當和也。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廼以詩促之。云南。征五
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
何事賞心違。包舍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預
想來游須秉燭。環瑤還襯馬蹄歸。識者知公之才力
事功矣。

明善元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諷人。僞吳張士誠據蘇
時。其弟士德據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
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
邀明善。咏雪。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
田地。凍殺吳氏都是你。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
愧。卒亦莫敢誰何。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其雪後入朝詩
云。天門晴雪映朝冠。安瀝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
把酒。正憂高處不勝寒。飢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筵
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
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
灞橋驢背自是閑話頭

太祖高皇帝咏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降
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
基兆此矣。又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

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
新之治又見矣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
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林牆腰月半稜。次仲
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
總是春。平仲乃服

夏日對雨裴晉公詩云。登樓逃甚暑。萬象正埃塵。對面
雷噴樹。當階雨趁人。簷疎蛛網重。地濕燕泥新。吟罷
清風起。荷香滿四隣。此首是文苑英華句句清切噴

字起字尤見夏雨之快

韓忠獻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云。何假噴雷擊怒桴。
默然嘉澤決民區。經時亢旱群心駭。數月焦熬一陣
蘇。已發宋苗安在樞。再生莊耐不虞枯。須臾慰滿三
農望。却歛神功寂若無。上句言雲動風行雷行作解
之事斷句言羣心安而神功歛人謂此真做出相業
也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弭
之卒無效濤溢蓋甚人誦曰。禮賢不解開東閣。變理
惟能閉北門

儒士彭友信有詩名太祖一日微行指虹詠曰。誰將青
紅線兩條。無雲無雨繫天腰。命續彭對云。玉皇昨夜
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
竹橋同早朝明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
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為北平布政使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
星聚於東井容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
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

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于奎占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多予意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諒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室當時予謂人曰室管室也甘德石申皆指室為太廟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太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至今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聚會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矣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詳談卷一

天文

九

史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析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微垣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方予時在京聞之特夜起視果出紫垣掃五尚書不

知何人應此占也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

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之至五月廿七日天官屠

公亦去五尚書之應不爽孰謂天道遠而難稽乎

蘇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

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闌舊踏松枝雨

露新半白不羞垂嶺雪軟紅猶戀屬車塵兩牧九陌

登豐後日艮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

以助精禋王仲至亦和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

歸來助慶禋坡稱漢久之蓋漢倪寬川人坡亦川人

詳談卷一

天文

一

史

俱自揚州太守召表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渭上乳長七尺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倪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懷然坡時尚書亦乘車駕在前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作詩曰煌煌太白出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雖然並見何以常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與堯湯偃木拔木悟

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脩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綱紀。內脩政事仍外攘。言靈國恥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虛文禳。

謝疊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

元至正六年。司天監奏稱天狗星墜地。始於楚終於吳。遍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於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里也。時雲南王案山忽生小赤犬無數。群吠於野。占

辟談卷一

天文

十一

崇禎

者曰。此天狗墜地。有六軍覆境。又父老傳。

太祖登極後。每日市曹殺人之處。夜有一大白犬。食血予意。徐壽輝韓山童陳友諒明王珍倪文俊輩俱起湖湘而南。直吳中尤盛。其後山陝滇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禍。惟福建兩廣王師到即降。以是占之。則占驗人傳之說信矣。

嘗聞震澤長語云。國朝中台星常圻或以上下不交。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何也。余固不知天文。常見其商巫咸謂第四星

名天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變朝廷廢正

樂。今桃李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

古之元聲乎。太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

咸信都芳者乎。是可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

據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

不應乎聞。正德初年。彗星掃文昌。其後劉瑾一出。首

逐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豈非文之厄也乎。

湯序善天文。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官至侍郎與曹欽

往來甚密。天順五年七月。偶至太常。凌信尚詣家。凌

辟談卷一

天文

十二

崇禎

屏人問曰。近日天象如何。湯曰。來年當喋血京師。但

不傷社稷。凌默記之。六年七月某日。欽果反。都城巷

戰。殺人甚多。不日平定。湯亦以與謀被誅。全家謫戍

廣西。至今子孫猶習其業。知禍而不避者何也。抑數

不可逃耶。

魯鐸湖廣景陵人。庫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之初。京

師有善占天文六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荅曰。文

星在楚魁在湖廣。越一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訝

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後鐸中會元海

中狀元人事之上應天象如此

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之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咲。曰。夜聞空輦啮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春。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椎。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苑垂架絲。養得鷄鷄鳴喔喔。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豬肉。

群談卷一

四

三

卷一

地理

天地之氣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寒涼之方堅凝高峙故西北多山暑熱之方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潮汐說者不一盧肇謂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為不刊之見不知天無入海之理日無激海之勢蓋亦不知而言也余安道誌潮候甚詳然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又墮盧氏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不知水無從月之理謂與月相應可也臨安志所論為氣有升降地有浮沉然地本鎮靜之物水未有因氣而盈縮者謂水隨氣而往來可也三家之論皆有未盡惟邵子所謂地之喘息似為得之蓋潮汐有形之物非氣以運之水亦不能自行然氣即水之氣一翕一張如循環畧無停機故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環者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輳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鰲不留淵潭深則魚鰲之屬聚焉以是驗之人其峻急

群談卷一

二

乙

卷一

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所蓄必多。於物無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咏卓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我。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初溪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氣象於此可見。

胡曾題呂望釣渭詩。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飛熊兆。已向斜陽嘆白頭。

詳談

曲阜

曲阜縣孔林聖墓兩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余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余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余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哉。以謂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孔墓所多柏樹。無禽鳥。上有古百一株。無葉傳聞大改革。則發枝葉。係孔子手植地。亦無野草。此多人親歷其地而得其說。
高皇帝興時產一枝
世宗認時產一枝

晉荀息爲大夫。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疲。息托物以諷之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上。靈公曰。危哉。息曰。不危。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能耕。女不能織。亦甚危矣。靈公乃止。

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有人題云。焚書坑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又章碣焚書坑儒詩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碣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詳談

地理

三

武陵桃源秦人逕。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爲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王介甫皆有詩歌。爭出新意。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到者。詩曰。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閑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

種莖辛苦望長年。

王介甫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卒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莖源種莖者。爾來種莖不記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忽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淚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高齋詩話云荆公說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

辭談卷一

人惜用事欠精

陶淵明詩云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聞述。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投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棠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敬神異。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造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

舉尋吾契。

天台陳到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咲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又題博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俱豪邁出人。韓信嶺有韓范洛先生踏莎行。高嶺連雲。寒烟帶雨。長楊滿路悲風起。將軍墓上草蕭蕭。荒祠白日眠孤鼠。九里山前。未央宮裏。淒涼往事煩胸臆。烏江汜水兩悠悠。東流不盡英雄淚。且云欲吊淮陰而原忠之詩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遲遲。已有原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西風惆悵寫新詞。有揚受堂御史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鮮年。天下誰為定。英雄不自全。固知兒女詐。豈識赤松賢。古廟重經處。傷心狗兔篇。廟中題味甚多。或咎侯不能如赤松。或謂侯不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遲疑以招禍。不知天下已定。勇略震主。高帝蓋無一日能忘情於侯。侯不至於身首異處不已也。嗚呼。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名公如斛山楊爵詩。遙憶當年拒副生。將軍心事自

辭談卷一

甚婉

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遲遲。已有原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西風惆悵寫新詞。有揚受堂御史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鮮年。天下誰為定。英雄不自全。固知兒女詐。豈識赤松賢。古廟重經處。傷心狗兔篇。廟中題味甚多。或咎侯不能如赤松。或謂侯不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遲疑以招禍。不知天下已定。勇略震主。高帝蓋無一日能忘情於侯。侯不至於身首異處不已也。嗚呼。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名公如斛山楊爵詩。遙憶當年拒副生。將軍心事自